

工農兵文藝叢書

送紅帖

牛健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

907·P42·46K·P.66·¥1,5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星光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00001—20000冊

· 發 行 者 ·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

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一輛牛車

春柳兄弟四個，都已經娶妻成室，育兒養女了。人口一多，妯娌是一人一條心，弟兄也鬧不團結，吵架是常事；不定甚麼時候，誰和誰也會紅頭漲臉打一伙。

春柳家有三十多畝地，養了一頭牛，一隻小騾子。大哥當家，出出進進都由他管，平素把官錢日兒成體己，吃嘴怕做活；二哥做生意，掙錢也不往家裏拿，只有春柳和三哥——春槐二人，成年吃在後頭，做到前頭，一家人主要就靠他倆養活的。但是兩個哥哥還不足心，總嫌老三老

四不中用，拖累人。去年春上，他們的母親死後（父親早幾年就死了）賣了幾畝地辦了喪事，倆哥哥就提出分家的要求。起初春槐、春柳不理會，將就熬到十月，老大老二眼看老夥的糧食快吃完了，怕兄弟連累自己，就越逼越緊了。春槐憤憤的對春柳說：『分就分，一個鷄子兩個爪』，他們分開能過，咱也不會餓死！』

家產平分了四份。——牲口只有兩隻，春槐春柳分到的是那匹騾子。他倆住的房子比較壞，又搭配了一輛車。但附帶着一個條件，老大老二沒有買下車子以前，忙天時候，准許他們使用。

天冷了，該上窖拉煤啦。要是支吾場大雪，誤住路，就要燒價錢貴幾倍的煤了。春柳想：從那裏弄錢呢？不錯，窖裏還有幾百斤紅薯，賣一

點吧，劃不着；一賣，就得勒緊褲帶。分到的幾斗糧食，只賸斗把子麥和幾升米了，也是不敢糶的。他和春槐商量了幾回，才把騾子換了一頭牛，找回的八斗麥，兩家平分用了。春柳上窩拉了一車煤，又用麥換了四斗玉蜀黍，搭上紅薯，五口人只能吃到舊曆年底。他發愁了：『年下就過不去，咋能支持到麥天呢？』左想右想沒有辦法，成天皺着眉頭，不大說話。他的女人，不瞭解男人的心病，看人家，比自己，有時不免埋怨幾句：『看咱二哥一家，孩子、大人，都吃好的，穿好的——你年輕時候，咋不也學做生意哩？』春柳聽了不耐煩地說：『毬，說那做啥！咱沒成色嘛！爹叫咱在家打圪垱，你敢拗！』

『就不說那吧，「求山神，告土地」也得想個法子，不能硬忍着，到過

年叫孩子大人受懲呀！前幾年過年成，那滋味還沒嚐够？」

『用你說，我不是成天愁着哩！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求告誰會中呢？』

女人不吭聲了，他也越想越發愁了，春柳也想到賣地；可是只那七畝坡地呀，不敢胡弄！女人說的不錯：三十二年曾餓的害過一場大病，瘦的皮包骨頭——這慘痛的往事簡直不敢回想。『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』，還不勝出門逃個活命吧！一天夜裏，就跟女人商量說：『聽說陝西時光還不壞，不勝把牛賣掉，分一半錢做盤纏，咱一夥往西路逃荒吧！轉過時候，咱重回來。』他的女人，一向是只會順水推舟，遲疑了一會，就說：『你拿主意，真不能過，咱就逃荒。』逃荒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春柳在床上，盤算了一夜，翻來覆去睡不着。在家有啥好法子想呢？沒有，還是

沒有。最後狠一狠說：『就決定逃荒吧！』打算逃荒，就得賣牛；賣牛就牽連住春槐。春柳一早就去找春槐：『三哥，咱把牛賣了吧！』

春槐聽了一怔，有點摸不着頭腦：『做莊稼能離開牲口？賣牛弄啥呢？』

『過年春上又是惡時候，我的吃食，只能熬到年底，以後吃風喝沫不成？我想趁早把牛賣掉，弄點盤纏，帶上孩子們往陝西去！』

春槐驚訝地看着春柳，有點生氣說：『不知道你是咋想的，你忖着逃荒是好吃的菓子嗎？』

『我知道不是，只是我捉摸著到陝西比在家強。仁義叔一家三十二年逃到陝西，在渭南不是落住腳了！前些時他給丈母寫信，還說現在手

裏存着五十多綑花哩。』

『憨兄弟，你只看見人家吃飯，沒看見人家受罪呀！那年往陝西省逃荒的，成千成百死在路上，丟孩子、賣閨女的更不知有多少。——仁義叔在渭南，也是賣了兩個十幾歲的閨女才安頓下的。』

『這個我也知道……可是又有什麼辦法，難道說能挺倒挨捶嗎？

……』春柳一陣難受，說着低下了頭。

『我們要好好劃算劃算，不逃荒中不中？……』

沒等二哥講完，春柳把臉扭到一邊說：『要是能中，誰會逃荒？……』

你見我偷懶過？哼！』

『你不要性急，聽我慢慢說嘛！我的意思是只要努力搞生產，困難

是有辦法解決的。在農會開會，聽工作員說，咱中央人民政府已經關照下來，各處不准餓死一個人，你還怕啥呢！我跟你是一樣窮，咱倆扣住手，搭上政府的幫助，絕不會像三十二年餓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。你不提，我早就劃算着了。大哥二哥有體己，人家不怕，咱倆合夥幹，也會慢慢好起來。俗話說，兄弟同心土變金，咋見得非逃荒不成？』

『光說話，濟啥事？咱倆合夥割白草吧，再遲些時餓的連上山的氣力也沒有了，會中不會！』

『柳，你聽我說，咱不是有一輛車，一頭牛嗎？這就是咱的本錢；仗着這一輛牛車，咱們就要平安度過春荒了。』

『二哥，你在說夢話吧！餓了還能給車啃兩口嗎？』

『不是的。聽農會主席說，黃委會要在虎頭山買五千方石頭，槐廟、李家壩、石峽……已經組織人在開了，我們村裏也可以組織車輛去裝運。虎頭山根到車站有三里路，拉一方石頭發七斤米，連孟津扣馬也有車去拉了。』

『一方有多少？一天能拉幾方？』

『聽說一方大約有老秤二千四百斤，像咱這頭牛，三車就能拉一方。從山跟前到車站是慢下坡，牲口拉着不大費力，前晌拉三回，後晌拉三回，一天可以拉兩方。』

春柳的眉頭展開了，興奮地說道：『這樣一天不是能掙十四斤米嗎？你咋不早給我說呢？』

「我也是夜個（昨天）才聽說的。農會主席今天去給石場的人接頭，辦法商量好，就可以組織車輛啦！」

「這些時，我爲着過年的吃喝，心都操碎了。看你跟沒事人一樣，猜着你一定有指望。我悟到你三個要分家，單是泡製（作踐的意思）我一個人哩，多天就不想理你……」

春槐笑着接道：「不錯，我有指望，可是跟大哥二哥指望的不一樣；我指望的是共產黨和毛主席，我知道跟着他，靠着他就有了辦法，就有希望！」

「二哥，我從前總想着做自己的，吃自己的，入農會做啥！我還笑話你黑天半夜去開會，有點傻瓜，這時才覺着不入農會成憨子啦。要是跟

你一樣，也不會成天發愁，也不會睡不着覺了——我現在想加入農會中不中？」

『啥時候都中，今天就介紹你入會好啦。』

農會主席回來以後，在村裏發動了三十多輛車。春槐春柳和對門兩家，編成一組，三輛車頭一回先包運六十方。他們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個臨時歇宿的地方（因為車站離家八里，每天不能來回跑），五六個人帶上小米、紅薯和花柴，自己做着吃——有時家裏也送一些乾糧。

裝運石頭的頭一天，春槐這一小組的三輛車，都是拉了六趟，一車石頭只十幾塊，裝卸也不怎樣費事。根據這一天的經驗，他們保證十天運够六十方，本村張福中的車子，一次能拉半方，春柳看着眼紅了，他

想：一天同是拉六趟，人家就比咱多掙七斤米了。於是向組裏提意見：「我看拉下坡省力，咱們一回也多裝些吧！張福中的車一回就拉半方哩！」

春槐說：「你不需要牛的命了吧？——人家的車，套的是騾子，咱能比着？」

春柳說：「一車多裝百八十斤滿能拉動。」但是大家都不同意，他也不再堅持了。

兩個人照顧一輛車，不算費力，只是石頭上的鋒刃，一不小心，就會碰傷指頭，擦爛衣裳。他們在一處休息時，想了一個辦法，天晚一煞作，就推春柳回去，讓各家都弄一塊破布袋或蔬包片，做個圍腰。再用粗布

縫兩隻手巴掌，春柳到家交代以後，催着通夜做成，第二天一早捎到，大家一用，都說：『這美的多了。』

十天很快的過去，六十方的任務完成了，春柳春槐領到了一百四十斤小米。春槐跟對門兩家商量：『回家歇三兩天再來吧，恐怕牲口吃不住。』

春柳却不同意：『歇一天，就少掙十四斤米，那會劃着？』

『柳，牲口是咱的老本，使出毛病咋弄的？』

對門的也說：『吃一大口噎住不好，還是叫細水長流吧！』

他們拾掇一下回家了。第二天晌午，用領回來的米做了一頓乾飯。

春槐春柳的女人，吃着乾飯，都不住稱讚道：『還是井地米呢！多香，可

比咱坡上味好的多啦。』兄弟倆聽了說：『咱政府辦事可講信實，給咱的東西就沒有賴的。』

他們第二回往車站裝運石頭，又是承包了六十方，現在人熟了，工作進行的更順手。這幾天他們還認識了老魏——黃委會派駐偃師採購石料的負責同志，他是一個樸素和氣的中年人，和採石工人在一處住宿、吃飯，說說話話沒有一點架子，有一天夜裏，春槐幾個人圍着老魏閒談，他們趁機說出了心窩的話：希望黃委會春上還在偃師採購石料。老魏也誠懇的答覆他們：『好的，我可以反映給上級。』

前幾天下了大雪。工作暫時停頓下來，春槐這一組，已經快拉够二百方了，車趕回去以後，雪還在下着，兄弟倆就坐在廚房裏扯閒話。春槐

笑着說：「柳，把牛賣了往西省去吧！」

春柳的臉一紅說：「只有「傻膀」才那樣想呢！——三哥，說正經，聽說黃委會要的石頭快起够了，以後弄啥的？」春槐很有信心的說：「有辦法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合計春上賣煤也劃着，大概下一斗米（三十五斤）的本錢，拉回來賣，能掙一斗多。不過上煤窖是重活，不能像拉石頭靠盤。」

春柳點點頭說：「你說的對。春上就這樣辦——有石頭拉石頭，沒有就拉煤！」

一輩子的大事

一 提媒

俊生從區政府回家，剛要進寨門，後邊有人喊道：

『兄弟，等一等，有句話跟你說說。』

俊生扭頭一看，是春茂。他揹着半籮頭青草，在後邊緊緊的趕。俊生就站在一棵皂角樹下等候。

『兄弟，趁涼蔭，坐下歇歇。』春茂放下籮頭，從腰裏抽出手巾，在尖